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欧洲画报看日俄战争(下)

赵省伟 编 聂书江 赵开放 译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115 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三 欧洲画报看日俄战争（下）

赵省伟 编 聂书江 赵开放 译 三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赵省伟

“西洋镜”“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主编。
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自 2011 年起专注于中国历史影像的收藏和出版，藏有海量中国主题的法国、德国报纸和书籍。

○聂书江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赵开放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毕业，自由译者，文学、历史、戏剧爱好者。

本书取材于英国《图片报》、法国《小日报》《小巴黎人报》、意大利《周日邮报》《周日论坛画报》等。共收录 500 余张版画及原刊报道 19 万字。这批甚至在中国权威收藏机构都未曾一见的版画，不仅填补了日俄战争影像在出版领域的空白，而且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审视这段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历史。

英国《图片报》1869 年在伦敦创刊时就将《伦敦新闻画报》作为超越对象。其凭借众多极富视觉冲击力的大幅单页和对开版画及活泼的版式，给《伦敦新闻画报》造成不小的冲击。

《小日报》《小巴黎人报》是 20 世纪初法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两份大众报纸，当时的发行量超过 100 万份。然而，刊登有精美彩色版画的副刊每期不超过 2000 份，流传至今的则更少，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周日邮报》《周日论坛画报》等意大利彩色画报创刊于 19 世纪 90 年代，是目前罕有的可以与法国彩色画报媲美的画报。

○即将出版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艺术》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英国画报看甲午战争》（全二册）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全二册）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20 世纪初的中国铁路旧影》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笨拙〉画报记录的晚清 1891—1911》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荷兰使团出访中国记》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德奥战俘在中国》

责任编辑：廖晓莹

封面设计：朗月行

微博搜索：中国画报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zghbcbs

电子邮箱：cph1985@126.com

OCTOBER 15 1904

1904年10月15日

THE GRAPHIC

图片报

SATURDAY, No.1820

星期六 第1820期

本周热点：战争

TOPIC OF THE WEEK: THE WAR

随着俄军在满洲重新发起进攻，战争史开启了新篇章。库罗帕特金将军试图扭转局势的决定显然相当突然，而且充满了戏剧性。直到一周前，日军何时会进攻奉天，以及俄军应该采取哪种防御方式，似乎是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现在看来，另一场辽阳战役即将在与一个月前完全不同的情势下发生。库罗帕特金将军的这一决定让人很难相信是纯粹基于战事正常发展的军事考虑。一个月以前，撤退无疑是最为明智的决策，而且库罗帕特金将军自己也承认，这一决策的成功实施并不容易。而现在，我们突然被告知，放弃撤退、将日军赶出满洲的时刻已经到来。是什么导致了这一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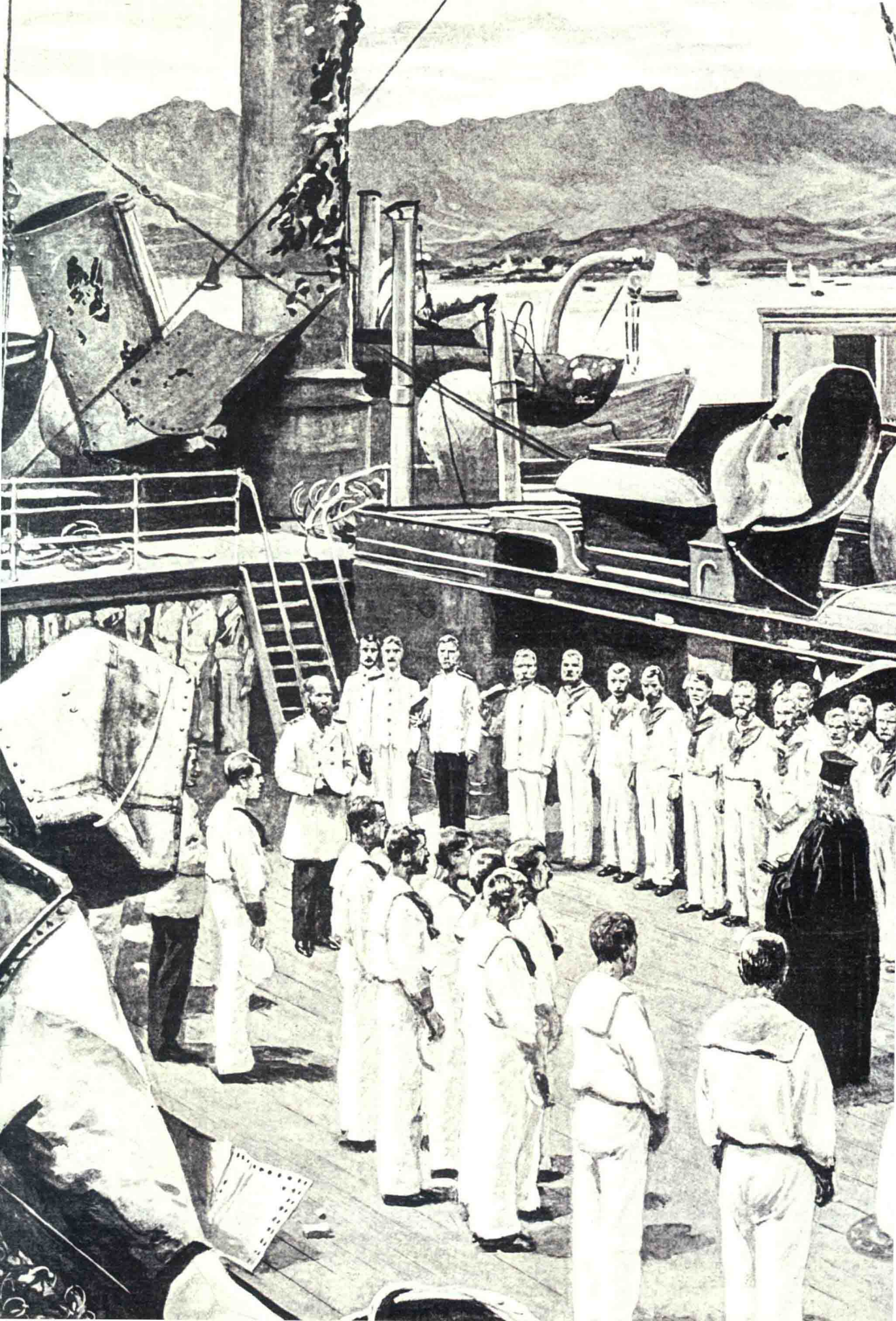
肯定不是增援，因为和辽阳会战期间的军力相比，库罗帕特金将军手下新增的兵力不会超过 25000 人。真相可能是，“胜利撤退”这一战术实施到一定程度再往下进行只会弄巧成拙。俄军也许能承受圣彼得堡众所周知的不耐烦，甚至是大公爵的阴谋诡计，但只有传统的荣耀才能维持一支军队的血性和勇气。“胜利撤退”的战术完全无法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撤退就是撤退，多次撤退并不能为俄军记上英勇的一笔。希望迟迟不能实现，就会让人灰心丧气，而一支灰心丧气的军队将一无所成。这无疑是库罗帕特金将军做出新决定的根本原因。当然，自从战争打响以后，这并不是俄军第一次采取进攻，尽管库罗帕特金将军的动员令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一让人难堪的事实。什塔克利别尔格将军被派往南下支援旅顺港时，他的进攻遭到了日军激烈反击，经历惨痛。可怜的凯勒将军试图夺回摩天岭时也有类似的经历。

为从日军手中逃脱而感恩：受创的俄国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号抵达上海后在甲板上举行礼拜

THANKSGIVING FOR ESCAPE FROM THE JAPANESE:
A SERVICE ON BOARD THE DAMAGED RUSSIAN CRUISER ASKOLD AT SHANGHAI

俄国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号从旅顺港外的海战中脱围。抵达上海后，船员们举行了感恩礼拜。这艘巡洋舰受到日军重创，第一和第三烟囱上满是遭机枪射击后留下的弹孔。后烟囱被一切为二，上下两部分在大约一半高度的地方被叠嵌在一起，全靠拉索固定。一枚 8 英寸的穿甲弹在吃水线上方 2 英尺处射入右舷船首，嵌在了煤舱里。一枚 12 英寸的炮弹在船中部右舷的安全网处爆炸，4 艘金属救生艇上布满了它的碎片，均已被毁。另一枚类似的炮弹射入右舷船尾的舱内，一路穿过甲板，在左舷尾部的军官住舱爆炸。水下部分同样严重受创。一枚鱼雷打入了一个燃料舱，在船体上留下一个巨洞。但据称，该舰艇的引擎和锅炉仍然完好无损。

右图 | 为从日军手中逃脱而感恩：受创的俄国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号抵达上海后船员们在甲板上举行礼拜。佩吉特根据埃文斯（W. T. Evans）拍摄的照片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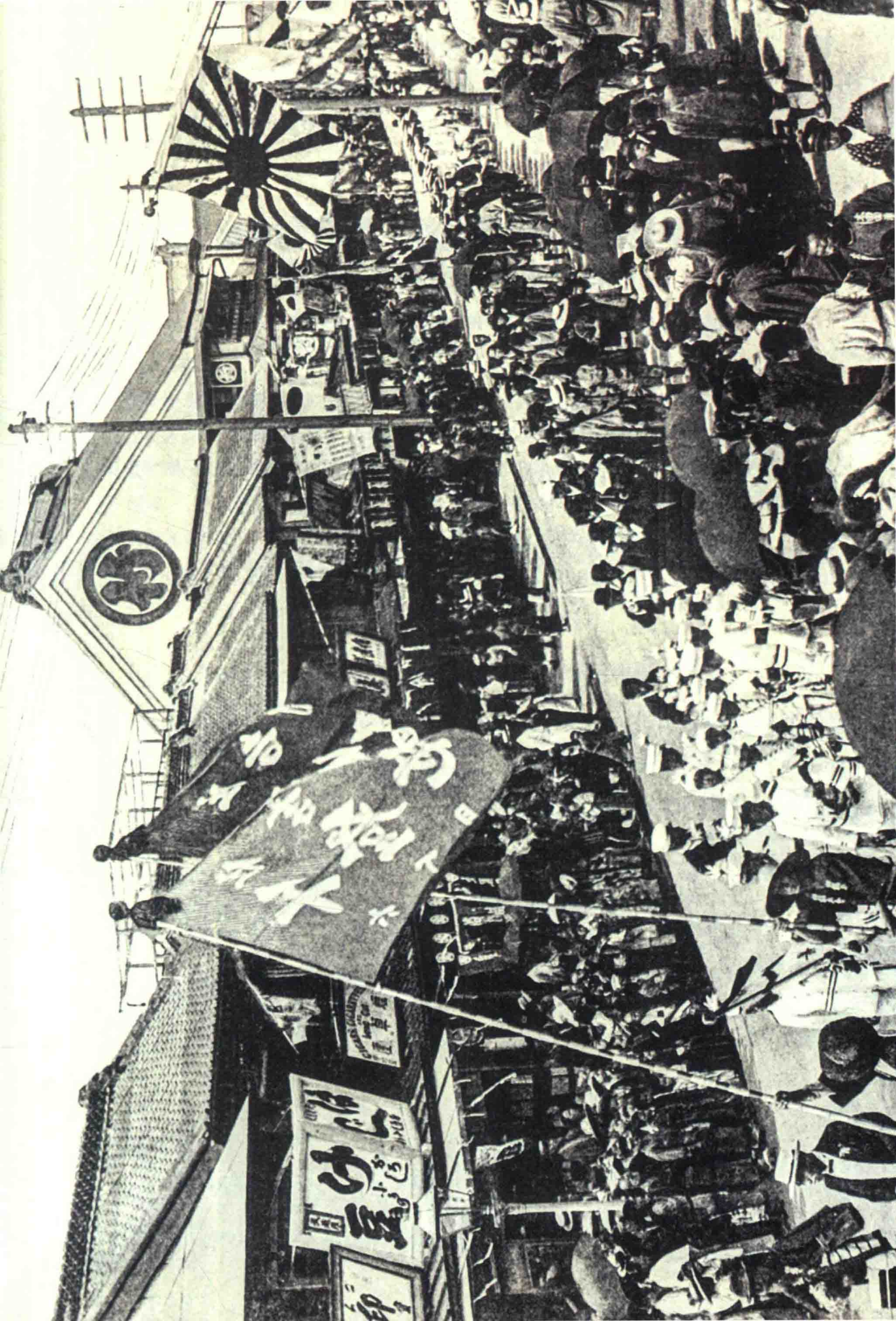


横滨市举行游行，庆祝在辽阳获胜

CELEBRATING THE VICTORY AT LIAOYANG: A PRECESSION AT YOKOHAMA

日军顺利攻占辽阳周边高地的消息传来之后，横滨市处处是欢庆的场面。人们暂停工作，举着绑在竹竿上的旗帜绕城游行。

右图 | 横滨市的人们举行游行，庆祝在辽阳获胜。卢迪曼·约翰斯顿供图。



日本的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们： 红十字护士们奔赴战场

THE FLORENCE NIGHTINGALES OF JAPAN:
RED CROSS NURSES LEAVING FOR THE SEAT OF WAR

为了在战争期间开展救援活动，116个护士团——98个女护士团和8个男护士团——时刻处于待命状态。每个护士团由两名外科医生、一名药剂师、一名文书、两名护士长和20名护士组成，负责100名伤病员。除此以外，还有3个运输团负责运送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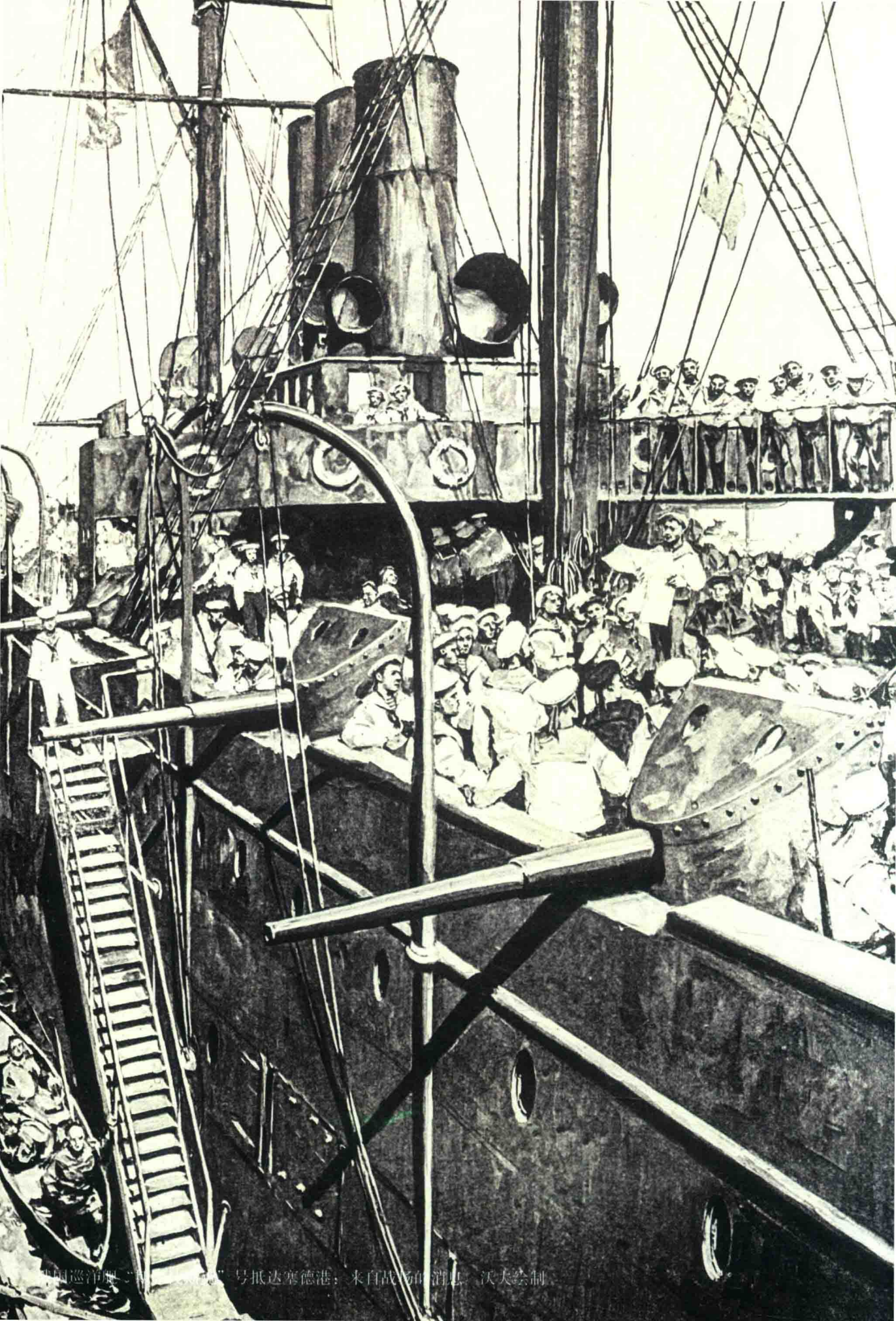
日本的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们：红十字护士们奔赴战场。柯达公司供图。



俄国巡洋舰“斯摩棱斯克”号抵达塞德港： 来自战场的消息

THE ARRIVAL OF THE RUSSIAN CRUISER SMOLENSK AT PORT SAID:
NEWS FROM THE SEAT OF WAR

一名驻外记者写道：“俄国志愿者舰队的巡洋舰‘彼得堡’号和‘斯摩棱斯克’号已经从苏伊士抵达本港口。两艘船上的全体警卫兵向经过的一艘英国巡洋舰敬礼。他们今晚将在这里抛锚过夜。两艘船在进入港口时，就已经把用于遮挡煤灰的帆布竖了起来，上煤口也已经打开，万事皆备，只等加煤了。约 50 名俄国水兵和伙夫围在他们的大副周围，听他念刚拿到的报纸上的新闻。他们脸上的表情相当精彩。”



“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号抵达塞德港：来自战场的消息（沃夫绘制）

肖像

OUR PORTRAITS

罗曼诺夫少将是被从前线召回的两名俄国将领之一。他是圣彼得堡最富有的男士之一，也是库罗帕特金将军的朋友。在到达前线的时候，他从马上摔下来，伤势严重。

另一名被召回的将领是奥尔洛夫少将。他因在辽阳会战中无视或故意违抗了丹钦科（Danchenko）总司令的命令而被召回。俄军的首席随军记者称，奥尔洛夫少将还没有接到库罗帕特金将军的命令，就让他士兵采取行动。而且在他接到总司令的命令前，战斗已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

乌赫托姆斯基亲王的指挥权被军事法庭剥夺。军事法庭在舰队一回到旅顺港就被斯特塞尔将军召集了起来。军事法庭不单剥夺了乌赫托姆斯基亲王的军权，还将他的军衔降级，并让维伦（Wiren）接替了他的职位。阿列克谢耶夫上将在得到通知后，把这一决定报告给了沙皇，沙皇已经批准了。



左图 | 从战场上被召回的罗曼诺夫少将。

中图 | 从战场上被召回的奥尔洛夫少将。

右图 | 已被降级的上将乌赫托姆斯基亲王。

OCTOBER 22 1904 1904 年 10 月 22 日	◆	THE GRAPHIC 图片报	◆	SATURDAY, No.1821 星期六 第 1821 期
-------------------------------------	---	--------------------	---	-----------------------------------

俄国的希望：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将军

THE HOPE OF RUSSIA: GENERAL ALEXEI NICHOLAIEVITCH KUROPATKIN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皇帝陛下要求歼灭敌军的坚定意志。”库罗帕特金将军在 10 月 2 日对军队发布的命令中说。



右图 | 俄国的希望：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将军。皇家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西德尼·霍尔根据一名驻外记者的速写绘制。



本周热点：战争

TOPIC OF THE WEEK: THE WAR

上周，我们对库罗帕特金将军战术的突然转变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现在这些怀疑都得到了有力的证实。俄军此前大肆吹嘘的进攻一败涂地，坚定执行皇帝陛下命令的伟大俄军再一次被打退。沙河（Shaho）之战中，俄军失利与其他几次失利有所区别。去年6月，俄军试图对旅顺进行救援，凯勒将军尝试从日军手中夺回摩天岭，在从辽阳撤军时，奥尔洛夫将军指挥俄军对黑木为桢将军的军队进行了自杀式的攻击。在这些事件中，失败是必然的，甚至可以归因于偶然事件。因为俄军的这些行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在仓促之下做出的，不在总司令伟大的战略计划之中；而且有些行动是突发情况下的应变之举，有些则因为敌军压倒性的优势而被迫夭折。

然而以上并不能说明沙河之战失败的原因。沙河之战中，俄军集结了在满洲的全部兵力，作战地点和作战时间也是库罗帕特金将军自己选的。从兵力上说，俄军的实力很可能超过——肯定不会不如——日军，结果却和在得利寺、摩天岭、施官屯的战斗一样——沙皇军团败于日军的战术，被打得溃不成军，损失了近4万人和70多架机枪。不管从沙河的撤退是否成功，库罗帕特金将军的惨败都是不争的事实。正如他计划守住辽阳却失败了，他计划击退日军，就像在动员令里面说的那样——“让他们遵从我们的意愿”，也失败了。沙河之战再次证明，在一对一作战中，日本士兵并不逊色于俄国士兵。在指挥、设备、随机应变能力、个人的智慧和士气方面，日军远胜于俄军。

杂志上的战争：关于东乡平八郎大将

THE WAR IN THE MAGAZINES: ABOUT ADMIRAL TOGO

《世纪杂志》(The Century Magazine)^[1]上刊登了东乡平八郎大将的一位日本同胞安达金之助(Adachi Kinnosuke)对他的短篇评价,文章非常有意思。众所周知,东乡平八郎是日本政府派往海外学习军事的青年军官之一。他来到英国后,在“伍斯特”号上见习,其间的表现并不怎么引人注目;只有在近几年,他的才华才充分展现出来。他以少言寡语著称,据说全世界比他话还要少的人屈指可数。1904年1月末,他卧病在床。接到海军大臣要求他前往东京报到的传唤之后,他从病床上起来,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病在登上舰船之后就会好。”到达东京以后,他被传召到时任海军大臣的海军中将山本权兵卫的私人办公室面谈。山本将军回顾了日俄两国之间外交谈判的全过程。在东乡将军面前,他把战争有可能发生的每个阶段都推演了一遍。在长篇大论了至少2小时以后,他总结道:“我很荣幸地向阁下宣布,天皇陛下很高兴授予你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司令一职。如你所见,我们国家的命运和荣誉现在基本上在你手上。陛下的船在佐世保^[2]等着你。”

东乡平八郎大将站起来,理了理军装,鞠了一躬,然后回答说:“定不辱使命。”

办公室接着便陷入一阵长时间的肃静,空气中仿佛还回荡着刚才的滔滔不绝之声,让沉默显得格外沉重。山本权兵卫将军等了一会儿,因他刚把被任命为日本海军最高统帅的消息告诉他的友人,便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说的那些话不该只有5个字的回应。他耐心地等着,但得到的却只有沉默——有几分尴尬,却意味深长。又过了一会儿,东乡平八郎大将站起身,一言不发地退了出去。

几天后,东乡平八郎大将去了海军部,以他一贯寡言少语的作风表示,他即将动身前往佐世保,然后道了别,仅此而已。至于他把本次道别看得有多严肃,从启航前,他把全舰队的军官及其妻儿都邀请到佐世保公园的大型游乐场这一举动就可以看出。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抗议集会,因为东乡平八郎对东京的当权者应该是非常不满的。

“他去过东京,见过这些当权者,觉得他们是一群愚善的老妇,不敢对俄国采取任

[1] 美国1881年开始发行的一份画报。

[2] 日本长崎县北部地区的一座城市。